

首师大招生疑云： 被制造的71个“大学生”

文/片 本报深度记者 朱洪蕾

招生合作“陷阱”

小雨已经在首都师范大学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上了两年多的学了，直到去年11月，他们才被明确告知，招收他们入学的其实是一个公司：北京致远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致远东方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

在一家招聘网站上，有关致远东方公司的介绍称，其先后与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北京科技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华中农业大学、南昌航空大学等数十所全国知名高校开展合作，合办职业教育、国际合作、自考助学、远程教育等教学项目。

1月3日中午，记者来到北京科技大学管庄校区，一办公楼的713房间外墙上挂着“继续教育学院致远东方项目”的牌子，只是门被锁着。一个小时后，这块牌子就被人摘掉了。

北京科技大学管庄校区的一位负责人告诉记者，北京科技大学继续教育学院与致远东方公司有合作，继续教育学院提供职业教育培训，而致远东方公司负责学生的管理与招生工作。但是继续教育学院并不具备发放学位证书的资格，也不会给学生发放学位证书，就是一个单纯的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该负责人介绍，据他了解，有不少学校都与致远东方公司有合作，一般都采用学校负责职业技能培训、公司负责招生和管理的模式，最后学校提供职业技能结业证书。

在北京市工商局网站，致远东方公司的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海淀区西土城路10号北邮科技大厦13层1306。而在首都师范大学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与北京致远东方公司签署的职业培养课程班培训协议上，致远东方的地址是北京邮电科技大厦13层1318室。但记者在北邮科技大厦13层并没有找到该公司，大厦保安则称自己也没听说过致远东方公司。

多花钱读本科？

回想起当初到首都师范上

两年前接到录取通知书，被承诺4年后拿到本科文凭，但读了3年，才发现自己压根儿不是全日制学生，并且只能拿到职业教育培训结业证书，也就是专科文凭。

招生、报到以及平日接触到的老师，一开始都以为是学校的老师，但直到最近，学生们才发现他们实际上是中介公司的职员，自己所有的学校生活只是一场骗局。

本科变专科，老师成职员，到底是谁的过错？



首师大高美中心二楼，71个学生平时都在这里上课，而不是在美术学院。

学的经历，小雨说自己“很傻”。

2011年高考成绩出来后，小雨的成绩没有达到本科分数线，不知道能去什么学校上学。7月中下旬，她接到了自称是首都师范大学“招生老师”的电话，说学校还有一些预留名额没招满，可以招收她为全日制本科毕业生，只是要比过线的学生多交一些费用。

之后不久，小雨接到了学校寄来的通知书，上面盖有“首都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首都师范大学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高美中心）两个单位的公章。跟家里人商量后，觉得这毕竟是一个好学校的本科，拿到文凭后容易就业，小雨就决定去看看。

2011年8月21日，到学校报到后，一个自称是老师的人带着她和一些同学参观了美术学院和“首都师范大学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这位老师告诉他们，这就是将来他们学习的地方。这一切，让小雨觉得自己与统招的学生没什么两样，于是在缴纳了1.78万元的学费后，她就安心地在这儿上学。

和班上其他70名学生一样，小雨住在首师大校本部的家属院内。慢慢地，她发现自己跟统

招的学生其实不一样，比如，并非在美院上课，而是在位于校外的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的设计楼内上课，想到图书馆借书却借不了等等。

小雨跟同学们把疑问反映给班主任老师和高等美术教育研究中心，但一直没有回应。

一直将信将疑，直到2013年11月，71个学生才被告知，招自己进来的是北京致远东方，而不是首都师范大学。自己所谓的班主任也不是学校的老师，而是致远东方公司的员工。

小雨这才反应过来，他们2011年10月参加的一个考试是“高起专”的考试，而2012年1月填写的一份学籍表是“首都师范大学成人高等教育学员学籍表”。

同时，她发现，平时接触的宋老师、李老师，自己一直以为他们都是学校的正式教师，但他们甚至连教师资格证都没有。而当年招自己进来的那位老师，却从来说过自己是致远东方公司的职员。

谁该负责

得知真相后，小雨被告知他

上美术学院公章并非原章，我校全日制统招本科录取通知书均由学校招办加盖‘首都师范大学招生专用章’。”常建勇表示。

对于学校的责任，常建勇说，学校尤其是高美中心存在监管不力的责任，要追查有关人员。

但是被问到“学籍管理费由谁收”“是否接到学生电话”等追问，常建勇没有做出正面回答。

不过，首师大已经决定先行解决学生诉求。到2013年12月27日，全部学生已与学校达成协议。选择继续项目学习的，学校退还3年学费并补偿7万元，学校也会提供成人教育的相关辅导，并改善课程安排，小雨跟其他67名同学签署了协议。其余3名同学选择退学，他们将被退还3年学费并得到8万元补偿。

既然是致远东方虚假宣传，为什么由学校承担这笔费用，对此，常建勇说，这笔费用严格说是生活补偿，是学校本着对学生高度负责的态度，由学校出面，依据相关法律和规章制度，先行解决学员诉求。而对于公司的责任，学校会依法追究到底。

在收到学校给的款项的同时，小雨也收到了“高美中心2011级职业教育培训班退费明细确认单”，上面写着“本人对确认单(附表)不持异议，承诺在签署协议后向学校交还本人所持全部相关收费凭证，并承诺收到上述款项后不再因此事向学校提出任何诉求”。

一场招生骗局如此草草收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指出，此次事件，负责任的做法是，首师大组成调查组，调查这一合作办学中的违规行为，如果存在利益输送，还应该由司法机关介入调查。他认为，要避免此类事情发生，应该规范学校与社会机构的合作办学，学校也应该严肃查处所有违规办学。而从长远看，要让这种招生诈骗根本消除，还必须对我国的国家承认学历体系进行全面的改革。

如今，虽然得到了学校的赔偿，但对于未来，小雨非常迷茫，“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

她算了一下，2015年1月拿到专科学历，再参加当年首师大的专升本考试，最快2018年才拿到本科学历。从2011年到2018年，为了一个成人教育本科学历，她将付出整整7年时间。

（上接B01版）

于辛庄村委会的上述工作人员透露：“于辛新村这样的小产权房，不同于村民们在宅基地上加盖的自建房，都是外地人前来投钱建的。”

在之前媒体采访中，于辛庄村党支部书记也曾证实村内确实建设了小产权房。原因是，因为村里经济基础薄弱，为了增加村民收入，才效仿周围村建设小产权房的。

但是，在这些开发建设的小产权房上，于辛庄村民们称自己从未获得过“好处”。

“我们的宅基地有限，所以一些外地人就通过各种途径，在耕地、建设用地上建小产权房。”于辛庄村委会的工作人员告诉齐鲁晚报记者。但是，由于之前小产权房清理整顿政策方面一直不够明确，所以他们也村里的这类小产权房“听之任之”。

1月6日，北京市国土资源局对外透露，北京已经列出小产权房清理整治的时间表，各区县将建立小产权房“台账”底数，并在2014年下半年全面拆除所有“上账”违建，确保小产权房零增长，

严打在建、续建、在售项目。

2012年6月至今，北京共清理认定83个“小产权房”项目，涉及土地面积5000亩（其中耕地132.94亩），总建筑面积约381万平方米，8名违法当事人被移送公安机关，31名责任人被移送监察机关处理。

但违法成本与高额的开发利润远不成正比。近期被拆除的北京昌平区南庄村村占地近700平方米的小产权房项目，每平方米仅罚款24元，总计罚款额约1.6万元。

不过，北京市国土资源局透露了另外一则信息：针对已售已建的小产权房存量项目，北京将在2014年研究分类处理办法，总的原则是确保不占用耕地、符合土地用途管制和规划。

如何深度解决小产权房问题，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此前认为不能一拆了之，“建立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上上的小产权房，要承认其合法性，要与非法占用农地建设的小产权房区别对待；应深化土地产权变革，给予农村土地真正完整的产权。”

那么，就在国土部门此次“高调”打压小产权房的背后，小

产权房将来到底是被“招安”，还是转向被“清剿”？

从事土地产权研究的中国土地矿产法律中心研究人员钟京涛分析说，目前小产权房的购买者，客观上已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群体，其中既有普通工薪阶层、低收入居民，也有高收入阶层，涉及千家万户。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2013年1月初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曾表示，小产权房不合法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不符合土地利用规划，违反了土地用途管制。

对此，钟京涛认为，小产权房类型较为复杂，既有在集体建设用地上开发的，也有在非法占用的耕地上开发的；既有符合规划，以“旧村改造”、“新农村建设”的名义申请批准后开发的，也有违法乱建的；既有历史上形成的，也有新开发和在建的；既有出售的，也有出租或以出租名义出售的。对于不符合规划的项目应当拆除，但是，有的项目已经住进成千上万的居民，涉及众多群体利益，强行拆除势必引发剧烈的矛盾

冲突，危及社会稳定。

钟京涛说：“住宅制度的不足与土地产权制度的弊端交织在一起，客观上放大了小产权房问题的影响。一方面农民渴望自己不断升值土地变现成财产，另一方面城里人需要便宜的住房，二者如干柴烈火，仅靠简单的禁令和不受法律保护的说辞难以浇灭。”

改革已不可逆

一个可以肯定的事实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已经箭在弦上。从某种角度看这就是要确权，而各地也都在纷纷进行土地确权工作。

然而，小产权房仍然是个尴尬的角色，但就像专门研究它的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的，你要么轰掉它，要么把它转正，不可能永远这样不当不正地存在，因为改革已经进行到这儿了，不可逆转，也无法停滞。

针对破解小产权问题，中国房地产学会副会长陈国强曾表示，“秘密运行只会引起市场的胡乱猜测，躲避矛盾只会造成矛盾越来越多。”

这意味着小产权房的身份问题亟待尽快解决，而且越早越好。不过，政府起初默认了小产权房的存在，如今突然要严厉执法，执行难度可想而知。

钟京涛认为，小产权房问题牵动着诸多利益，关系到社会稳定，处理中不加区分地否定或肯定的做法都是片面的，应该根据不同情况进行区别对待，依法分类处理。

“既要保证老百姓的利益，又要有利于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钟京涛说，在处理中，一是要把乡镇企业用地、乡村公益设施用地上的小产权房与宅基地上的区分开；二是把历史遗留问题、符合规划开发合法的与违法开发的区分开；三是城市规划区内与规划区外的区分开。对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住宅，以及部分已形成规模、符合规划的小产权项目，可以考虑与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相应政策，适当放开；对于城市规划区外，违法建设尤其是占用耕地的，应依法取缔。

这一整套路径设计，在很多业内人士看来，其挑战将不亚于当年的价格并轨。